

野鹤的白羽

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·3

李敖

陈映真

隐地

曹又方

张晓风

● 等著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鹤的白羽/祝勇主编. - 2 版. -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00.1
(台湾经典散文珍藏版)
ISBN 7-5068-0551-0

I. 野… II. 祝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5444 号

书 名 / 野鹤的白羽

书 号 / ISBN 7-5068-0551-0/I·33

责任编辑 / 陈俊珏

责任印制 / 王大军 刘颖丽

封面设计 / 悬墨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/ (010) 63455164 (总编室) (010) 63454858 (发行部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地矿印刷厂

开 本 /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11.5 印张 270 千字

版 次 / 2000 年 1 月第 2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/ 0001-5000 册

定 价 / 18.00 元 (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赵 云 (1933 -)	
英雄	2
悲剧	8
章 江 (1933 -)	
庭前有莲	15
邵 侗 (1934 -)	
鸟族·鸟伴	22
雪之舞	27
陈冠学 (1934 -)	
田园之秋	31
李 敖 (1935 -)	
佞佛、毁佛、欢喜佛	36
不拍马屁的自由	44
讲理与讲礼	46
中国式好人	48
尉天骢 (1935 -)	
众神	54
金耀基 (1935 -)	
重访海德堡	59

赵淑敏 (1935 -)	
贞节牌坊	67
张菱舁 (1936 -)	
待月草	73
听,听,那寂静	77
八楼上的神话	83
丛 甦 (1936 -)	
息息菲斯的梦魔	90
林 泠 (1936 -)	
无花果	96
王尚义 (1936 - 1963)	
超人的悲剧	102
孤星	108
孟东篱 (1937 -)	
孽	111
死的联想	119
陈映真 (1937 -)	
关怀的人生观	131
试论陈映真	137
叶维廉 (1937 -)	
阳光大道与天蓝海岸	149
东方白 (1937 -)	
莎河与我	162
琼 瑶 (1938 -)	
敲三下,我爱你!	168
雪 韵 (1938 -)	
心的复诉	173
小楼风景	175

隐 地 (1938 -)	
我们在山中	179
一条名叫时光的河	182
关于裸体	188
张香华 (1939 -)	
沉船的人	194
只缘身在此山中	199
木棉花开的路	217
张 健 (1939 -)	
野鹤的白羽	222
欧阳子 (1939 -)	
灰衣妇人的来访	226
林锡嘉 (1939 -)	
玻璃峡谷	232
李 蓝 (1939 -)	
那一点点蚀去的岁月	235
曹又方 (1940 -)	
幸福	245
一株不知名的树	252
许达然 (1940 -)	
榕树与公路	260
牛津街巷	263
如你在远方	269
蓦然看到	272
杨 牧 (1940 -)	
昨日以前的星光	276
又是风起的时候了	280
绿湖的风暴	286
山窗下	292

刘静娟 (1940 -)	
闲情	296
胡建华 (1940 -)	
缘	307
何怀硕 (1941 -)	
域外怀古	313
张晓风 (1941 -)	
地毯的那一端	319
一个女人的爱情观	327
爱情篇	331
白 辛 (1941 -)	
花林	336
山中书	342
亮 轩 (1942 -)	
船	349
密语	355

赵云

广东南海人。一九三三年生。
师范大学毕业。台南师专教员。著有《沉下去的月亮》《西皮》《零时》等。

英雄

时间：亘古以来

人物：一个巨大的英雄塑像

地点：无垠的沙漠中

那巨大的英雄塑像，披着中古时代武士那种沉重、庄严，却锈渍斑斑的甲冑，头上戴着遮盖着头脸的铁盔，完全掩盖了本来的面目，只剩下深邃如洞穴般的双目，茫然无助地凝视着天空，他右手持矛，左手执盾，维持着挺然威武的英雄姿势，耸立在灰暗空寂的沙漠上，头顶着冷冷的蓝色月亮。

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沉寂，突然传出一些奇异、飘忽、若隐若现的乐声，带着原始的祭神音乐味道，配合敲打空洞鲸骨的节奏。很多残缺的、不定形的渺小人群，随着音乐的节奏，缓慢僵直地环绕在英雄的塑像下。

乐声突变成高亢，有一种似乎是用一把钝锯锯在空铁罐上那样的刺耳节奏。那英雄的塑像好像是在演说，但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动作，只有一种如同演说的感觉，他仍要维持挺然的威武姿态，头盔遮盖着他的面孔，双目仍深邃如洞穴，茫然无助地瞪视天空。

演说的感觉，刺耳而富于节奏感的高亢乐声继续着，那些残缺、不定形的人群中蕴酿着不安与瑟缩，背景的空

间骤然广阔。突然卷起一阵沙漠中的旋风，带着尖锐呼啸的风声，几个埋藏在黄沙中的腐朽的骆驼或马的头骨被旋风翻出来，发出空洞的声音，月亮变成惨灰色。

刹那间一切沉寂如死，那英雄塑像身上的盔甲、盾牌、矛……一块一块的剥落，贴身披着的一件白色的丝质罩衫，也逐渐萎黄、腐蚀、一片片、一缕缕，随风而逝。这种剥落和腐蚀，都在极端沉寂中进行，发生一种时间上无限延长的感觉。

于是英雄的塑像变成一个惨白的、布满暗晦绿苔斑点的赤裸男身。天际呈现一道青紫色的极光。英雄的面目、身体、生殖器，在这道极光的投影下继续风化、剥落，渐渐成为一具残缺的塑像，只剩那深邃如洞穴的双目，仍茫然无助的瞪视着天空。

在那英雄塑像风化的过程中，飘起一缕带有浓厚死亡意味的乐声，若断若续。

而同时，环绕着塑像的那些残缺、不定形的渺小人群，由瑟缩不安僵直成一具具残缺、不定形的石像，在那死亡的乐声中，在那青紫色的极光投影下，一个个裂开、腐朽、风化。一阵刺骨的寒意，带着迷蒙的灰烬飘散开来。

乐声渐渐成为呜咽，无垠的沙漠中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具面目全非，看不出性别的巨大裸像，但那深邃如洞穴般的双目仍茫然无助地瞪视着天空，塑像的脚下有几具腐朽的骆驼和马的头骨。

极光逐渐消失，月亮仍然是冷冷的蓝色。

在一个闷热的午后，这幕英雄的悲剧突然浮现在我那朦胧的意识中，这是许久以来我所想捕捉的。英雄！悲剧

式的英雄！那不可一世的功业，岂能填补茫然无助的眼中所流露出来的空虚？那千秋万世的盛名，在时间的风化下，不过等于竖立在腐朽的骆驼、马头骨中的一尊零落的雕像，凯撒大帝、亚历山大、拿破仑……他们所留下来的是什么？啊！英雄原是凡人，但他们要不同于凡人，所以永远扮演着悲剧，永远受孤独、寂寞、妒嫉、猜疑的侵袭。且看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：

考密涅斯：我的声音太微弱了，不够叙述科利奥兰纳斯的伟大的功绩。勇敢是世人公认为最大的美德，勇敢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……在全世界简直数不出一个可以和他抗衡的人物。当达昆举兵向罗马侵犯的时候，他还只有十六岁，就已经在战场上崭露头角，表现他过人的神勇……我的言辞是无法给他适当的赞美的；他阻止了奔逃的败众，用他惊人的榜样，扫去懦夫心中的恐惧；……他的剑光降处，人们不是降服就是死亡，谁要是碰着他的锋刃，再也没有活命的希望；从脸上到脚上，他浑身都染着血，他的每一个行动，都伴随着绝命的哀号；他一个人闯进了密布着死亡的城里，用他操纵着死生的铁手染红了城门……（英雄叛国记）但，这受尽了歌颂的英雄，所遭遇的是放逐，是猜疑，且听英雄末路的呼号：

科利奥兰纳斯：把我斩成片段吧，伏尔斯人；成人和儿童们，让你们的剑上都沾着我的血吧。孩子！说脏的狗！……于是英雄倒下来，血染在懦夫的剑上，没有人记起他的功绩，没有人想起他的荣誉，尸体与草木同枯，价值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。

“半条鱼”，他说：“你这‘从前是一条鱼’的东西。我很懊悔我出海太远了。我把我们俩都毁了。但是我们杀了许多鲨鱼——你同我——……老鱼，你曾经杀过多少？

你头上生着那样一支矛，不是白生的。”

……打败仗，倒也很舒服，他想。我从来没知道它这样舒服。什么东西打败了你，他想：

“什么都不是。”他自言自语：“我出海太远了。”（老人与海）

这是海明威笔下的英雄，另一种形式的悲剧，那老人，那巨鳞，日以继夜的漫长战斗，建立起老人与鱼之间一种微妙的惺惺相惜的情感。最后，人的智慧和意志获得了胜利，可是，老人究竟得到了什么？败在他手中的巨鳞伙伴被鲨鱼啃食了，仅剩下一个空的骨架，空的！

但是什么打败了他？什么都不是！事情本来就是如此。记得童年时听到过一个认为很“有趣”的故事，一个将军，在打胜了所有敌人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和他作战，他只好以海为假想敌人命令他的兵一排一排地攻击扑上来的海浪，海浪无情地吞噬了他的军队，结果，他怒气冲冲地挥着剑冲进海里，海嘲笑地结束了他英雄的一生。而现在不再觉得这故事有趣，只觉得怅惘，怅惘得几乎使人下泪。

至于白头名将，生活在一连串的回忆中，在人们冷漠或怜悯的神色中留恋着以往的功业，这和莫泊桑的“梅吕哀”（Minuet）所描写的一对老人，穿着前朝的服装，暮色苍茫，在那悄无人影的贵族废园中作梅吕哀舞，给人那种“如受重创”的“感慨哀伤”，又有什么不同？

尽管如此，仍然有着某些潜在的力量和意志促使人们扮演英雄，电影《一代豪杰》（Jam Lord）的主角说：“英雄和懦夫的分别，只决定在一刹那间。”因为这位历尽艰险，协助弱小民族反暴政，争取自由，最后杀身成仁的英雄，却曾经是在狂风暴雨中，因一声雷震，落下救生艇，

变成弃船逃生的懦夫。所以英雄和凡人一样的具有恐惧、懦弱、犹豫，只是在面临决定的一刹那，他所选择的是怎样的路。所以萨特认为一个人在作生与死的抉择时是最自由的，这一抉择，即足以构成你是英雄或是懦夫。选择了死亡的人反而不一定会死亡，因为他已克服了惧怕，坚定而勇敢地死里求生；相反地，愿意偷生的懦夫，往往会陷进了死亡的陷阱中，因为无数的阴影和困惑不会放过他的心灵。

“如果死都不怕，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？”（Jam Lord）所以一个真正的英雄，并不是在市井之中，耀武扬威的恶霸。而是在面临抉择的一刹那，能将生死置诸度外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强者；为着理想，甘愿终身孤独、寂寞、空虚的凡人。

以希腊神话《金羊毛》改编的神怪电影，天神宙斯和妻子在圣殿中下棋，赌注是杰逊王子的命运，这个在神的赌注中冒险的英雄，靠的是自己的勇敢、机智和一股豪气，终于完成了使命。其实现实的人生，何尝不像生活在神的赌注中？日本有一篇著名的小说《河童》，说是河童这些种族的婴儿将要出生时，他的父母连着三次征求他的意见，问它是否愿意降生到人间。它可以自由地答“愿”或“不愿”，如果“不愿”，它的生命会自动的消失。但人却没有这种自由，不管你愿或不愿，你已有了生命，于是你被注定了生活在给予你生命的一家人中，在这个生活的范围内接受影响，等待死亡。或者“神”会出人意料地下一着危棋，诸如战争或灾荒，把你卷进另一种生活圈里，如果你接受了这种安排，你将永远被“命运”这种东西播弄，到了终局，“神”和他的“妻子”意兴阑珊地推开棋盘：“赢了！”终其一生你所扮演的不过是棋盘里一颗没有

意志，不能自主的棋子。但是英雄是不同的，虽然同样地你不能操纵生，也不能掌握死，但你不是“神”的棋盘里的棋子，你可以凭着你的意志而成为一个自主的“人”。这种人生中的英雄虽然没有功业，没有战功，却比战争中的英雄更值得崇敬。这种作为“人”与“棋子”之间的选择，比“生”和“死”的选择更为困难，因为这种压迫是无形的，松懈的，缓慢的。并没有“生”“死”问题来临时那种紧迫急骤的刺激。

当然，无论是战争中的英雄或人生的英雄，到头来不过是在死亡的乐声中风化了了的残缺雕像。即使胜利过，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个空的骨架，但他仍是挺然独立的，价值就在于此：“我曾经尽力而为。”

悲 剧

——当我听到优美的音乐时，我从不感欢愉。（威尼斯商人）

舒伯特正在作曲，他的友人问：

“为什么你总是作这样哀伤的音乐？”

舒伯特说：

“你可知道哪一首是欢乐的音乐？”

红楼梦、李尔王、梁山伯祝英台、罗密欧与朱丽叶……无数次被搬上银幕和舞台，“旷世无俦的大悲剧”，戏院宣传着“请多带几条手帕”。“这是最擅演悲剧的演员最成功的演出”。

男女老幼，心甘情愿地付出昂贵的票价，以换取几小时的痛哭流涕，然后揉着红肿的眼睛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路旁的戏棚中唱着哭调，书店和书摊陈列着高级的或低级的文艺书籍，其中大多数都是沉重感人，赚取热泪的悲剧。我们需要哭，这是无法否定事实，所谓悲剧，表面上看就是可以满足人们达到哭的愿望的刺激品。看莎士比亚悲剧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和挤在路旁戏棚下听哭调的无知妇孺，都不外是想找个机会“同声一哭”。

为什么人会有悲剧癖？

最近，在一次青年人的文艺集会中，曾经讨论到文艺

作品中悲剧的价值。持否定立场的人说：

——一些悲惨的故事，看后使人陷进消沉、沮丧的深渊里，所以，悲剧象征着灰色与病态。在这个充满了不如意的人生中，我们更需要光明和快乐。

但也有人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看悲剧：

——正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悲剧，所以我们要悲剧。悲剧具有一种震撼灵魂深处的力量，是净化灵魂的良方。

然而，不论你赞成或反对，悲剧随着人类的开始而上演，并将持续到永远。狩猎民族的抒情诗中，除了表现自己的喜悦外，也表现了他的忧郁和苦痛。原始部落的祭礼中，狂欢、舞蹈，但也混合了哀伤，到达了欢乐与哀伤的极点的时候，跟随着出现的往往是死亡，他们把生命奉献给神，让牺牲者的鲜血洒在祭坛上。于是生和死，快乐和悲伤结合起来，成为最最原始的人生，也是最最原始的哲理。

所以，悲哀和欢乐，本是人生的两面，苦中作乐，喜极而泣，悲与喜的界限一向不太分明。我们所认为的悲剧，只是在比较上略为沉重一些，而一般所谓喜剧（闹剧除外）何尝不是笑中带泪，夸张了别人的狼狈相，以博旁观者一笑呢！

法国批评家 E. Faguet 说：

——悲剧和喜剧一样地，都是描写别人的灾祸，这些灾祸如果是可笑的，就叫做喜剧；如果是可怕的，就叫做悲剧，悲剧和喜剧所产生的愉快程度，虽有深浅的不同，但同样的都是幸灾乐祸。

当然，他的说法未免过于主观，欣赏悲剧而产生快感，不一定是由于幸灾乐祸，尤其是对悲剧的爱好，有人

认为是起因于同情，有人说是心理距离，亚理士多德说悲剧可以发散一些郁结的情绪，佛洛依德认为悲剧可以使被压抑的欲望得到间接的满足，而尼采、叔本华、黑格尔等，都曾以深奥的哲学论点诠释人类所以会染上悲剧癖的原因。如就实际的情形来说，悲哀一向深藏于心灵的深处，如果可以引发它倾泻出来，发泄出来，这种快感的确较诸一次狂欢更深刻难忘。

但 E. Faguet 所说悲剧和喜剧同样地是一种灾祸，这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，所不同的是这种灾祸可怕或可笑，发生在自己身上抑是别人身上，以及应付这种灾祸的态度如何而已。举例说：有人在街道中央摔了一跤，围观者常会哄然大笑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可笑的灾祸。但在摔跤者本人来说则是可怕的，是属于悲剧性的了。但如果他摔得较重，能引起旁人的同情心，就会使人感到这是悲剧，在这时候，他爬起来作一个小丑式的自嘲怪相，悲剧又变回喜剧，不过无论悲悲喜喜，却都是灾祸则一。

由此我们可知悲剧只是比重上的重或轻，伴随着悲剧的是沉重的调子，是一种较严肃的哲理，从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怎样面对压下来的可怕灾祸。假如把人比作一个赌徒，那么他的对手则是无形的命运，有人喜欢慎重地按照机遇率下注，有人却喜欢孤注一掷，有时候你会赢，有时却输得一败涂地，幸亏人总有着明知不可为的勇气，而能不断的赌下去。至于你赢了，你将获得些什么？答案仍是悲剧的，人历尽艰辛，克服一切，却克服不了死亡，到头来等于是一无所得，也就是说所谓胜利不过是一些虚无，所以亚力山大征服了世界后反而痛哭失声，他无法能确切地把握着他究竟得到了些什么。在人生悲剧中生存、

奋斗，这种过程里所得的快感，岂不是相等于欣赏悲剧的快感？厨川白村说：有生的苦闷，有战斗的痛楚，人生才有生的价值。因此所谓悲剧，并不仅指着一些悲惨的故事；人们终生挣扎，最后两手空空迎接死亡，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扮演着悲剧，而他只能从别人扮演的角色中照出自己的影子。

由于面对着灾祸的态度不同，悲剧也可以分作几个类型：

——嬉笑怒骂，游戏人间的：一个小丑在舞台上死亡，观众哄笑着以为这是他所扮演的喜剧，灾难发生在小丑身上就变成了玩笑。不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喜剧演员自杀，他说：我永远装着小丑，逗人开心，其实我想哭。没有人能判断这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。

——尽力而为地迎向灾难：这是剧力万钧，悲壮雄浑的悲剧，代表着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。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，在诸神拨弄之下昂然接受了命运。海明威笔下的老人，他搏斗着，他赢得了胜利，然而他拖回来的只是一条鱼的骨架。

——以死亡作为反抗命运的武器：死亡是最大的灾祸，但在这类悲剧中，死亡不再是弱者逃避的处所，而变成最有力的武器，人们只有在蔑视死亡的时候才能更狂放地享受生命，生命虽因死亡提早而缩短，但却充满了光辉。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成为永恒的悲剧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殉情并非逃避，他们在命运的重压下相爱，他们的死亡有着一种永不分离的积极意义，而且成为对生存者的惩罚，对命运的嘲讽。

——自甘屈服，承认失败的：这才是灰色和病态的悲剧，只有泪水而没有挣扎的过程，只承认失败而缺少下注